

历代名臣传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四

唐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資給使入關畱汴爲浚儀令



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掩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

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皇思感。欲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畱熱處。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與國無疆。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

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壓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存之人。毋寧割愛于已亡之臣。則向之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終全其福祿。臣聞聖人之治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

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

恩結于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
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
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其政少衰。一夫大呼。
天下土崩。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
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自古明王。
雖因人設教。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
母。卜祚遐長。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
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怨嗟。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漢

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
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
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
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益州
及京師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
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後世猶亂。陛下少處
人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
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
竊尋自古黎庶怨畔。未有能重安者。凡脩政教。當修之于

可脩之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蓄積多少。而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因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

用積貯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若人勞而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可痛哭者。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臣竊觀今功臣諸王。陛下之日。必無他心。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今諸王

寵遇過厚。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先帝示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此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優賜曾無限極。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以人爲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

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帝稱善。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拜周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暨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畱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

天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寢疾。取所上章奏稿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賞。皆竊笑。他日白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黜浚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拓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爲人陳事。動主知。相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

肺腑報知遇。忠矢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間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傅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此處有兩段被嚴重污損或塗黑的文字，內容完全不可辨識。其左側邊緣可見一些模糊的垂直文字，但亦因污損而難以辨認。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僞。備論所出。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悟。遂罷封禪。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

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紅。漆器不已，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揅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時皇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固諫，以爲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安，失人則勞。皇子幼宜畱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然後敦宣，帝嘉納之。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人物輻輳，月給過于太子。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

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于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一日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遂良曰：「太子親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帝是其言，使魏徵傳太子。然太子卒以罪廢，既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故紛紛至此。」

今若必立秦。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卽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嘗諫絕薛延陀失大信。帝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謂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簪之一身。兩京腹心也。四境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檣雲。朝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朝。臣聞涉遼而左。水潦荒漫。決非

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
叅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郕鼎為詞。帝以其
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麴文
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
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愆，宜許太
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
中書令。帝寢疾，與長孫無忌並召入卧內，以霍光諸葛亮
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
事。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與無忌同心。

輔政。帝亦敬禮二人。納善勤民。故永徽初政有貞觀之風。
六年。帝將立武昭儀。名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內殿。遂良
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
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
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
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
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
執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有
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太息。不謂今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至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閒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

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惟陛下詳察
帝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
遂良固執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
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尋轉桂州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
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
嗟願鑒無辜以慰衆望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殷國隨
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
之福帝終不納顯慶二年再貶遂良愛州刺史上疏自陳

顧命定策情事冀感悟上意卒不省而韓瑗來濟並以忠
諫坐遂良黨貶死逾年遂良卒年六十三瑗字伯玉京兆
三原人來濟江都人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病
之李贄藏書至列于藝學之流悲夫高宗昏庸牝晨穿
鼻彼佞如勳固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能彊諫
遂良激切廷爭竄死荒徼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魏文貞
宋廣平之儔匹也而謂有譖人于死之事固未可信

命安策制事冀海郡上意卒不谷而韓野來濟並心忠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爲王世充所害，
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
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
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
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
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
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
調露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畋獵爲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

里遣所親問都支女否。召與相見。都支本與遮訶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訶。道獲遮訶使者。釋之。單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禽。狀于是。遮訶亦降。悉俘至京師。遷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泥熟訶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于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

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
士突出伏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
單于北暮立營塹濠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已安
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
衆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
知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偽可汗泥熟匄持首來降行儉
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總
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
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數日望見烟塵漲

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顧受降如受敵，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帝大悅，封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念及溫傅于市。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絹素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嘗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不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書更妍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又為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

傳陰陽曆術無所不通。尤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
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許以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
炯沉靜。可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偏裨。
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勗。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皆
爲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
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出
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橐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

數日輒盡。

論曰行儉才兼文武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不可及。令長秉銓衡和鈞石豈不爲有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爲知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生外則爲國家揚皇威于萬里。此之謂讀書人豈必如鄧弼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用兵以謀畧見奇不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 其 功 績 著 著 ...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爲兒時同館生。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仁傑誦讀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異其才。謝曰。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若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歎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時方

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謂曰。吾等可少愧矣。遂相待如初。
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
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高宗詔誅
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
引張釋之對文帝盜玉環事爭之。得免。授侍御史左司郎
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
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
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有亡卒
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患

其窮且亂。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輦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元發卒。開別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立碑以頌。徵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只畱夏禹吳泰伯季札伍賢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

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詔悉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入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歎為長者。未幾來。俊臣誣以謀反。與平章事任知古等七人同入制獄。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固實。俊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柔為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

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衣。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時俊臣已詐爲仁傑作謝死表矣。書上得名見。后問曰。卿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則已。死于考掠矣。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與同誣任知古魏元忠等七人悉免死。皆貶縣令。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召爲魏州刺史。時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字十

二于紫袍并賜龜帶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訖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于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后召還廬陵王。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夜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卽日遣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詞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詔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請赦勿問。可其奏。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有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后許之。仁傑跪于馬前曰。此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僧人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時契丹將有李楷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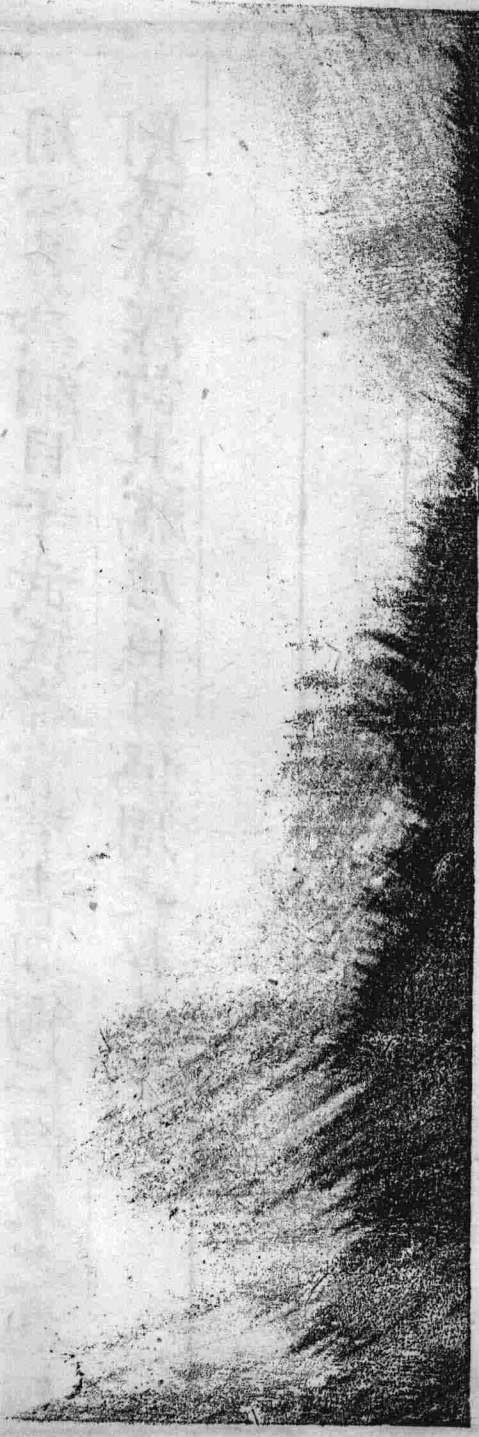
賂務整者嘗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仁傑曰二人
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
爲我用矣奏以爲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
含樞殿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后將造
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
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
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
五嶺騰烟刈剝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勸王
之師方今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文惠。睿宗時進封梁公。仁傑在位。常以進賢爲務。或謂曰。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

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是時武氏已老。太子猶存。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其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耳。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自爲謀。則忠矣。萬一小人乘閒攘奪。太子不復。

唐祚以斬國何賴焉。措置國是隨宜補救。從容歲月。使武氏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東之為相則否。亦深許其為唐臣。非偽周之私人也。

Blank area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column of text that is mostly obscured or blank.



Blank area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column of text that is mostly obscured or blank.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襲封東莞縣男復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約毋敢犯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于是周興來俊臣邱神勳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大臣俾相鈎逮楚掠備極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持論益堅時

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于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知
冲既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
狀聞侍御史魏元忠請誅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
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
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
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
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
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
爲魁首答曰魁首虺貞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而

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官爵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遷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今我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

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倫。

卽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
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
公行囂謗滿路近歲人多逆節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
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闈弗聽叩鼓弗
聞使伸其寃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
斷舞法深詆三司理輒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謀
妻龐爲其奴誣告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
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

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

安步去后詔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

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

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復誣有功縱

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子死

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

法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係不可阿旨詭詞以求

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雪冤罔凡三坐大辟將

秦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眾酷吏

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加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諡忠正。有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然當文帝之時。守法易也。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遠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論曰。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功當虐吏方張之時。

屢瀕于危。然據道執正。始終無以異。何所恃而能若是。
蓋其仁恕不可解于心。是以視物猶己。古之仁人乎。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請罷戍兵直郡畧曰臣謹按姚州古哀牢國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璫罽以利中土劉先主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故蜀志稱

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戈戟實貨之資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身膏草野。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統之。不置漢官。不畱戍兵。言置官畱兵有三不易。置官必蕃漢雜居。猜嫌將起。畱兵轉糧爲患。滋重。故紀綱粗立。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之要。今宜罷姚州。隸嵩府。歲時朝覲。同諸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嵩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后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后謂狄仁傑曰。

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卽日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平章事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三
從容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曰：死不敢忘。東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迫于嬖豎，宗社廢興，將軍盍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東之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荊州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典禁兵，易之等疑懼，以其黨武攸宜參之。俄而姚崇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

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后所寢。長生殿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泄漏不敢以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于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梟二張首于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等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中宗卽位。大赦。惟易之黨

不原。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免之。相王
旦加號安國相。玉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爲后所殺者。
訪求其柩改葬之。束之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
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與敬暉元暉彥範恕已同封。
名曰五王。寔罷其政事也。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
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
會漢水漲。齧城郭。因礮石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懇辭
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
八十二。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爲御史中丞時。嘗與

宋璟同請案張昌宗謀逆罪。疏請揚豫博三州之羅酷吏者悉赦之。中宗正位。每臨朝。韋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彥範極諫。至引魯桓齊姜牝雞司晨事爲勸。後三思矯詔往殺。道逢彥範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死。崔元暉。安平人性至孝。后久疾。常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後以流徙卒于道。敬暉。平陽人。初爲衛州刺史。有治績。放瓊州時被殺。袁恕已。東光人。中宗正。常斥去佞巧。楊務廉被殺于環州。

論曰。張柬之經世奇才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爲

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惡夷。諸武去疾。畱根無乃老而闇乎。所以人主用賢。貴及其鋒。而斥之。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五

唐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元崇武后以其同突厥反者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尚氣節年二十爲獵師呼鷹逐獸自喜張璟藏語以當位王佐

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
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逆。以前論
死得無冤枉。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
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搖。今天啟聖心。凶豎
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矣。后悅。賜銀千
兩。進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
譖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還。叅計
議論。功封梁縣侯。尋出為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
宗時。拜尚書。進中書令。與宋璟密奏太子公主干政。危東

宮請出公主及二王于外。張說請太子監國以息異議。崇贊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從之。已而為公主所搆。事中變貶申州刺史。明皇卽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干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預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
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
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抑。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
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
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
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
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
紫薇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戶彊丁。削髮
避役。至是。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

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
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
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千人。時帝方勵精圖治。朝夕咨
訪。他宰相畏帝威。皆謙憚。惟崇應答如響。遇事裁決。無滯
碍。故帝獨專任之。崇偶有事。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盧懷
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裁
決俱盡。崇常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
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
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

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黜陟以明。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御史督州縣捉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飢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命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天災。劉聰捕之不克。爲害益甚。崇牒若水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坐視食苗。不採。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庸儒泥文。不知

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噉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謁告。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何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寓四方館。館華大。崇讓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中。何避也。久之。崇還政。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時開元四年也。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九年卒。年七十二。諡文獻。遺戒薄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

斥埃士馬儲械無不諳記時承外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
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勝數崇常先有司
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
權歸于上天下以治。

論曰姚崇救時相也舍人齊幹言之矣。即崇所自任亦
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用權術。故畧其
瑕而取其瑜。然作相時。陳十事于始。率皆施行。罷相時。
薦宋璟自代。不負所托。可謂得相體矣。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引張說証魏元忠不軌。將廷辨。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偕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始以正對。尋遷御史中丞。會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召術士占相謀不軌。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司刑。卿崔神慶與璟同鞫之。神慶奏言。昌宗語已奏聞。法當首原。璟獨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

言于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溫言解之。璟曰：臣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遽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后不得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胡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曰：公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君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

不爲禮。二張積怒，常欲中傷之。詔按獄揚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犯賊，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嶠，非故事。易之等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旣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行刺。璟乘庫車，舍他所得免。神龍中，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干請。璟正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會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詔斬月將。璟請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中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宮私三思。陛下不問，卽誅之。臣恐天下有竊議者。帝愈怒。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詔。乃流月將嶺南，尋出璟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爲政清毅。羣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釐革銓政舊弊，流品以清。太平公主謀傾東宮，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外，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遂與姚崇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爲刺史。

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從其言。且以太子監國。既而中變。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畱守東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徙廣州都督。教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列肆。永無災患。四年。召拜刑部尚書。西京畱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言。勗自負貴幸。訴于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尋遷吏部兼侍中。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帝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進見便殿。帝為之起。去則臨軒。

送之。與姚崇同敬禮。他相莫如也。突厥默啜世為中國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後日寵利者為國生事。痛抑其賞。五年。帝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帝素服避殿。以問璟。及蘇頌。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以為舊材腐壞。適與行會。帝遂行至東都。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舍之。璟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

後詔還其職。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風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鳩鳩之義。臣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事。有失卽匡。美惡必記。自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杖下。屏左右密奏。諫官史官不得預聞。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仍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璟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生。若棄之。

則才用可惜。並遷遠州刺史。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竇孝謙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璟請如著令，已奏可。明日復詔如孝謙。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耳。」帝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于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彩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璟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賡。

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修刑也。帝嘉納。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爾。必宋璟也。明日詔璟詣其第。日中璟乃至。飲不盡。扈遽稱腹痛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璟為相。每事必爭。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勅與五品官。璟曰。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過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太陽當御。斜封墨勅。一皆杜絕。望付

吏部知由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于帝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按之隱之嚴急煩擾于是貶隱之官遂並罷璟爲左丞相與蘇頲同罷時開元八年也是時左右丞相者左右僕射也罷政事者居之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年七十有五

贈太尉諡文貞。後張嘉貞爲相，闔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論曰：宋璟剛方正直，房杜且當謝不敏，况姚崇乎？遭遇明皇，匡君正國，用致開元之治，獨怪其當武韋二后時，昏虐薰灼，而介石之貞，始終不撓，履尾而不爲所啣，豈天子端人正士，別有保佑而安全之耶？抑有義有命，工于趨避者，果無益耶？讀宋璟傳，可以頑廉懦立矣。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復條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經行。芻牧旁午。休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可。休固請。吏白恐忤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所請。以母喪去。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旣爲相。天

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宅室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歎曰：不意休乃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戚戚無

一日。懽。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計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爲工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諡文忠。

論曰。韓休剛直。亞于宋璟。然當是時。明皇已倦勤矣。蓋自開元初年。以至八年。姚宋相繼爲相。朝廷清明。百職脩理。比隆貞觀者。以此。及十三年。封泰山。十四年。大有年。明皇之志已盈。故宇文融以利臣柄用。宋璟以罷政。

唐史名目傳 卷之五 三
事虛擁右丞相之名。然當時作相者。張說。張嘉貞。諸人。品雖未純。才堪理國。裴光庭。蕭嵩等。才本庸流。心非奸匪。猶平而未陂之時也。及開元末年。稱賢相者。不過休與張九齡耳。李林甫。牛仙客。楊慎矜等。漸見進用。女謁內萌。讒人交張。開元之業衰矣。惜哉。韓休三月相之。十月罷之。雖欲施為。庸可得乎。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粵之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于
刺史王方慶。方慶曰：是必致遠。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
與通譜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
拾遺。明皇卽位未久，九齡言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年，而
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言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
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
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
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

設巧于末。吏部條章舉羸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弊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于殊恩。胥吏乃濫章紱。恐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說不從。已而果得謗。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帝思張說常薦其才可備顧問。召為秘書。

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養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爲社稷憂不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于功欲用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爲賞功之異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相若盡滅東北二寇陛下何以加之帝乃止旣又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敷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耳。賞以金帛爲可。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帝由是決用仙客。

九齡戾旨。遂懼爲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末云。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寢疎之時。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九齡遇事無大小。皆力爭。所推引皆正人。遂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爲御史。而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帝杖而流之。林甫奏九齡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謚文獻。九齡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張九齡不。先是。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

鑑。九齡獨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使人伺其過失以間。帝大怒。欲並廢鄂王瑤。光王琚。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是時林甫交構其間。妃遣宦奴告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常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宜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因遣使祭韶州。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為廟社之憂。料祿山必亂。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已瞭然矣。使明皇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困哉。名為宰相。而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奈之何。

張巡 許遠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開元末登進士第。歷真源令。祿山反。譙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于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邱。其令令狐潮已從逆。縛吏民百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囚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屠潮妻子。磔城上。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兵銳。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乘城。而自驅數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設百樓攻城。巡束芻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

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至城下自說。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日，朝廷聲聞不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皆感泣。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

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給潮退二舍。欲引軍走。許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又曰。歸我馬三十匹。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巡悉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收其牛馬器械。潮遁還陳。畱不復出。于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

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宣陵。絕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宣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來寇。遣雷萬春、南霽雲等與戰宣陵北。大破之。斬將二十。殺賊萬餘。朝宗遁去。詔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突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巡引兵入睢陽助之。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巡下。巡受不辭。晝夜苦戰十六日。禽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大敗遁去。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圍城。巡椎牛饗士。

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率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息鼓，賊弛備。巡與霽雲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徑抵子奇所，斬將拔旗，殺賊五千餘人。有大酋引千騎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伏隍中。城上鼓譟禽之，復縋登陴。賊皆愕眙。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走還。七月，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給米一勺，雜樹皮茶紙為食。皆飢病不能設。賊以雲梯傅堞，巡出鉤干拄

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請救兵。引三十騎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不肯出師。愛霽雲欲畱之。為具食。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灾救急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為乎。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命。請畱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次宜陵。得廉坦兵三千。且

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驅賊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無援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不如死守茶紙旣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煮鎧弩以食雀鼠又盡食老弱婦女巡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能割肌啖汝寔惜一妾遂殺以饗士遠亦殺奴僮哺卒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十月癸丑賊登城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三
俱執衆見之大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輒皆裂齒碎何也？曰：吾志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巡大罵附賊犬彘，不絕口。子奇又脅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生致許遠于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三復，為文章不立稿。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教

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賊將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貳。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故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肅宗詔張鎬率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謂巡蔽障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并錄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賜睢陽雍邱徭稅。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許遠者敬宗曾孫。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祿山反。或薦于朝。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巡長。故呼巡爲兄。大厯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家事。請追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奇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死不足惑。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且力明遠之不畏死。愈于褒貶尤慎。非無據也。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且薄雲霄。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

以尺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子儀下。遠才稍
不逮。巡然推賢讓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可謂志
士仁人。相得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
一敗。卒障江淮。以保東南半壁。韓愈謂天下不亡。二公
之力。豈過論哉。

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時陽子高屢劫以生致主

其之次豈區論若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

忠烈頗率制五帝以新東南半壘韓愈臨天下不士二公

和士斗人昧將益遠矣製如抵楚將卒豎樓百輝而未嘗

之不盡然雖覆窮道同以共濟至亟不少回出下醫志

於以長之林蠅蠱中氣外野而京豈出于謝下豈木傑

顏杲卿 真卿

顏杲卿字昕師古五世從孫也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終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參軍開元中遷范陽戶曹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子二人金紫質其子弟使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因共謀舉兵討賊適真卿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即矯祿山命召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

千年適至。皆禽械并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城。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田。是于是河北十七郡皆斬偽刺史。傳首常山。祿山懼。使史思明蔡希德晝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告急王承業。擁兵不救。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少子季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並盧逖殺之。致杲卿洛陽。數之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

而反乎。我世爲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
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鈎
斷其舌。曰。復能詈否。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
足。賊黨在旁。咀血噴其面。賊齧之。杲卿宗子近屬皆遇害。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褒贈。真
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諡忠節。

真卿字清臣。與杲卿同五世祖。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旣
長。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登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
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天久旱。真卿辯獄而雨。郡

人呼御史兩焉。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遷殿中侍御史以不附楊國忠出為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簡丁壯儲詹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以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等五人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諭以舉兵討賊慷慨。

泣下。咸感勵。由是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
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軍
聲大振。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
真卿斬子光。給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藏三首。
結芻續體。斂而祭。私爲位以哭。是時顏杲卿爲常山太守。
斬賊將李欽、湊等十七郡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
絕燕趙。詔拜真卿戶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
拔之。肅宗卽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
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真卿。謀于衆曰。賊銳甚。委身辱國。非

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夫。時朝廷雖草昧，而真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都虞候管崇嗣等。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多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度劉展必反，預飭戰備。李峘以爲生事，毀之。召爲刑部

侍郎展卒舉兵渡淮。恒奔江右。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刺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銜之。俄拜刑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畏羣臣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天下事無大小。得失皆俾訪察以聞。此古明目達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自。使不聰明。則天下何

望焉。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羣臣不先咨宰相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羣臣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陛下聞見止于數人，天下之士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則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然爲之。陛下倘不蚤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

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為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廢真卿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
抑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及
盧杞為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數遣人問以方鎮所
便欲出之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
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
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建議遣真卿往諭李勉以為失元
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真卿曰
君命也不可避與其子書但誠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既

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刀擗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衆退。乃就館。逼上疏。雪罪罷兵。真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汝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皆稱王。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名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

又與四使同宴。四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吾兄也。雖被執，詎賊不絕口。吾今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阮真卿怡然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乃拘真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希烈僭號，問儀式，答曰：老夫老矣，所記諸侯朝覲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真卿起赴火，賊遽止之。已而李晟復長安，希烈弟希倩坐朱泚

黨誅。希烈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爾，何謂敕耶？」遂縊殺之。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遒勁，為世所寶。

論曰：宋卿真卿各以一郡起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千載矣。義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終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

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賊百世下
如聞其聲。真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
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爲唐室增光。豈小哉。